

李立三譯
日丹諾夫著

蘇聯哲學問題

——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日丹諾夫著
立三譯

蘇聯哲學問題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蘇聯哲學問題

著者 日 丹 諾 夫
譯者 立 三
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版
一九四八年十月再版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版
七〇〇一—三七〇〇〇

本版係根據警察院版重排

1952年10月31日

蘇聯哲學問題

——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

一九四七年六月間聯共（布）中央曾主持一盛大的哲學討論會，審查聯共黨宣傳部長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當時有全蘇著名哲學家近百人參加。從該書的批判直到一般的哲學問題，在這次會上曾展開熱烈的爭論。聯共（布）黨中央書記之一日丹諾夫於六月二十日作了帶總結性的發言，不僅全面地深刻地檢討了阿氏著作的缺點，而且向蘇聯的哲學家提出了偉大的歷史性任務，其全文如下：

同志們！關於亞歷山大洛夫一書的討論，沒有局限於這個題目範圍，而開展得更廣泛和更深入，提出了哲學戰線狀況中的一般問題。這次討論變成了一種關於科學的哲學工作狀況中各種問題的全蘇聯討論會議，當然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編輯哲學史教科書，編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教科書，是一個有重大科學意

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所以中央委員會組織這一次討論，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事。

編輯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給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時也就是在發展馬克思、列寧哲學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這部教科書提出了這樣高的要求，是當然的事。因此擴大討論的範圍，也是有益處的。討論的結果，無疑地會是很巨大的，尤其是因為在討論中不僅涉及了那些與估計這本教科書有關的問題，而且涉及了哲學工作中許多更廣泛的問題。

在我的發言中想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說一說，我決不是想來做討論的總結，——因為這是這本書作者的任務，——我只是參加討論發言而已。

我要預先請大家原諒，在我的發言中將要作些引證，雖然巴斯金同志極力反對我們這樣做。當然，他是哲學大海中的老航海家，可以憑眼光，憑想像，在哲學的巨洋中駛來駛去，用不着羅盤針的（笑聲）。可是我只是一箇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初次坐在顛簸搖擺的船上，遇到這樣大的哲學風浪，只好拿引證來做羅盤針以免迷失方向（笑聲、鼓掌）。

現在說到對於這本教科書的意見。

一 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我想，我們對於哲學史教科書有權要求它遵守下列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條件。

第一、哲學史教科書需要對於哲學史這門科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第二、哲學史教科書必需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要以現時所達到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為基礎。

第三、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是繁瑣哲學式的，必須與現時任務直接聯繫，以便說明這些任務，並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

第四、引用的實際材料應當是經過審查，完全可靠和適當的。

第五、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

我覺得亞歷山大洛夫的這本教科書是沒有滿足這些要求的。

首先說到關於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

咸溫科同志指出過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寫的教科書沒有給人們關於這門科學研究對象的明確概念，雖然在書中寫了許許多多定義，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義，其中沒有一個完整的可以概括一切的定義，因為每個局部的定義都只說明問題的某些方

面。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哲學史之爲科學的定義，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書第十四頁上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該書第二十二頁上所下的定義，作者加上了着重點，大概是作者認作基本定義的。實質上這個定義是不正確的。作者說：『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升、發展的歷史。』根據作者這個定義，那就是說，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與一般科學史相符合的，而哲學本身就好像是科學的科學。這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老早已經駁斥了的。

作者又說：『哲學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確切的。因爲在這裏是把『現代』這一名詞的概念與『科學』這一名詞的概念看成是同一意義的東西，這當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學史定義時，必須從馬、恩、列、斯所下的哲學之爲科學的定義出發。

『……黑格爾哲學底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前哲學所剩下的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了。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也是一樣）是包括現在所謂認識論的。認識論底內容同樣應當是歷史性的，就是研究和總結認識底起源與發展，研究從不知到認識的過渡』。（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十一頁）

因此，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與發展

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與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從利用現代已經達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的觀點來觀察這本書的科學性，那麼這本教科書也是犯了許多非常嚴重錯誤的。

作者把哲學史，以及哲學思想和哲學體系發展過程，描寫成爲由於數量變遷、增長而發展的平穩進化過程，這就使人們想像以爲馬克思主義是從前進步學說發展的簡單繼承人，首先是法國唯物主義、英國政治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發展的簡單繼承人。

作者在四百七十五頁上說：「馬、恩以前的哲學理論，雖然有時也包含有偉大的發現，但總不是貫徹到底和在一切結論上都合乎科學的。」這樣的定義把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體系的不同點，看作只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切結論上貫徹到底的和合乎科學的。那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點只在於這些哲學是不貫徹到底和不合乎科學的，那麼舊哲學家只是「犯了錯誤」而已。

你們看，這就只是數量的變化了。這就是形而上學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底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當然這也與一切其他的發現、一切其他的突變、漸變的中斷、一切其他的到新形態的過渡一樣，不能不有預先的數變的積累，在這裏就是說不能不有馬、恩偉大發現以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顯然作者不懂得馬

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量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關於馬克思哲學對以前哲學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所作的革命，把哲學變成科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特別令人奇怪的是作者不集中注意去說明在馬克思主義中與以前的哲學體系比較起來，那些是新的和革命的東西，却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以前的哲學發展連接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說過，他們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

「黑格爾體系想像它自己是一種站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它就是最後的最完成的哲學形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破產，就成了整個哲學的破產。剩下的只有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把整個自然世界，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作是永恆運動，永恆變化，經常處在發生和消滅過程中的那種了解。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一切科學面前都提出了一種要求，就是要去發現每個部門中這種變革底永恆過程底規律。這也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人的遺產。」（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四五年版，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顯然作者不了解哲學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缺點的話，就是忽略了以下的事實：在歷史過程中，不僅對於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起了變化，而且問題的範圍、整個哲學研究對象都在經常變化着，這是與人類認識之辯證本質完全符合的，而且應當是每個真正懂得辯證法的人都明白的。

在該書第二十四頁中論到古代希臘哲學時，亞歷山大洛夫同志說：「哲學之成爲獨立的知識部門發生在古代希臘奴隸社會時代。」又說：「哲學之成爲知識的特殊部門發生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並已有了廣泛的傳播。」可是我們要問：可否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是已經分化出來了的特殊知識部門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觀點是與自然科學觀點、政治觀點密切糾纏的。所以我們不應當，而且沒有權把後來發生的科學分化和分類加到希臘時代的科學身上去。按實質說，希臘人只知道一種沒有分化的科學，其中也包括哲學概念在內。例如德謨克里特、伊壁鳩魯、亞里斯多德、所有這些哲學家，都證實了恩格斯的話：「古代希臘哲學家同時都是自然科學家。」（見恩格斯所著「自然界辯證法」一書，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百九十八頁。）

哲學發展的特點就在於隨着人類對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科學知識的發展，從哲學中逐漸分化出各種實證科學。因此，由於各種實證科學底發展，哲學的範圍不斷的縮小了（順便說一句，這個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結）。這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哲學權力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過程，無論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或對於哲學本身都是一種進步過程。

過去妄想認識最終絕對真理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是不能幫助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爲他們把自然科學束縛在他自己的公式中，力圖站在科學上面，把不是從實際生

活中得出的，而是從他的體系需要中得出的結論，勉強加到活的人類認識上去。在這些條件下就將哲學變成了一種博物館，把各種不同的事實、結論、假設甚至幻想都堆在裏面。那時哲學至多只能成爲幫助人們觀察事物的工具，決不能成爲實踐上影響世界的工具，也決不能成爲認識世界的工具。

這種哲學的最後一個體系就是黑格爾體系，他企圖建立一座壓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宮殿，把各種科學削足適履地局限於他所規定的範疇之中，於是他指望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却陷在與辯證法矛盾的沒有出路的狀態中。這種辯證法是他猜想到了的，可是沒有了解的，因此也就是運用不正確的。

恩格斯說：「既然我們懂得，要求哲學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就無異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做到全人類在以前進發展中才能做到的事情，既然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舊意義的哲學就終結了。我們就要拋棄用這種方法所不能達到的東西，就要拋棄個別人所想像的「絕對真理」，而去力求按照各種科學所指示的道路，並用辯證法把各種科學底成果綜合起來，以求得所能達到的成就，即我們所說的相對真理。」（見恩格斯著『費爾巴赫論』，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百四十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即妄想包羅萬象地解釋世界的那種哲學的終結。

本書作者着重於說明馬克思與以前哲學家的聯繫而不闡明從馬克思起開始了哲

學歷史上一個完全新的時期及第一次使哲學成爲科學的事實，這種模糊不清的說法，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哲學發現之偉大革命意義完全抹煞了。

與這種錯誤觀點密切關聯的還有以下的錯誤：就是在這本書中鼓吹一種對哲學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把哲學底歷史當作是各種哲學派別的逐漸更替。其實從馬克思主義成爲無產階級底科學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學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個舊時期哲學只是個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學家及其門徒所組成的哲學學派專有的財產。這般人都是脫離實際生活，脫離人民，與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的，它是征服這種舊哲學，征服這種成爲少數特殊人物，貴族知識分子所專有的哲學而產生的。它是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羣衆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爭的科學武器。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前的哲學系統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科學，而是一種科學研究的工具，而是一種貫串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同時這種方法又以這些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豐富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對所有以前一切哲學最完滿而堅決的否定。但正如恩格斯所說，否定並不是簡單說個「不」字，否定的本身包括有繼承性，就是吸收人類思想歷史上已達到的所有一切前進的和進步的東西，加以批判的改造，並統一爲新的更

高的綜合。」

因此，既然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存在，在哲學史中就應當包括辯證法產生的歷史，表明辯證法產生的條件是什麼。在亞歷山大洛夫的書中沒有說明邏輯學和辯證法的歷史，沒有闡明邏輯範疇是人類實踐反映的發展過程，雖然在本書導言中引用了列寧的話，說每一個辯證邏輯範疇都應當看作是人類思想歷史上的交叉點，實際上他把這句話懸在空中了。

在這本教科書中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時止，即是到一八四八年止，這是毫無理由的。不敘述最近一百年的哲學歷史的教科書，當然不能算作教科書，為什麼作者這樣無情地割棄了這個時期，是令人無從了解的。無論在序言中或導言中都沒有加以解釋。

在本書中沒有包括俄國哲學發展史，也是沒有絲毫理由的，無須證明，這種忽略是有原則意義的。不管作者根據何種理由，把俄國哲學史從一般的哲學史中勾去，抹煞不說，客觀上總是降低俄國哲學底作用。並且人為地把哲學史分成西歐哲學史和俄國哲學史，同時作者又沒有作絲毫解釋，說明這種劃分的必要。這樣就是肯定了資產階級把文化劃分為「西歐」文化和「東方」文化的觀點，這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西歐」的地方性的思潮。況且在導言第六頁上作者曾極力證明一個相反的論據，堅決主張「不仔細研究和不利利用以前俄國著名哲學家對於過去哲學體

系的深刻批評就不能得到關於西歐各國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科學概念」。那麼，爲什麼作者在自己的教科書中不實現這個正確的論據呢？這是完全不可了解的，這與作者任意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一八四八年止這件事同樣給予人們一種惡劣的印象。以前發言的同志指出在這本書中沒有闡明東方哲學史的這個缺點，也是很正確的。

顯然，就是根據這個原因，這本教科書也需要根本改造的。

有些同志指出說，教科書的導言顯然是作者的「信條」，作者正確規定了研究哲學史的任務和方法，可是作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我想，這種批評是不夠的，因爲導言本身就是不正確的，經不住批評的。我已經說過，對於哲學史定義下得不正確和不確切。但不僅如此，在導言中還有其他理論上的錯誤，已經有同志說過，在闡明馬列主義哲學史基礎時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及羅曼洛索夫的話是很勉強的，因爲他們是與本題沒有直接關係的。但問題還不僅在這裏，書中所引用的這些俄國大學者和哲學家們的話顯然是不適當的，其中所包含的理論原則，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是不正確的，我敢說，甚至是有害的。但我絲毫也不想損害這些學者的威望，因爲這些引文採用的不適當，並且這些引文的本來動機是與作者所打算的毫不相同。因爲作者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是爲了證明各種哲學體系，甚至互相對立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應當互相忍讓。

作者引用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如下：「從事科學工作的後起者總是反對他們的前輩，這些前輩底著作本是他們自己著作的出發點。例如，亞里斯多德敵視柏拉圖，蘇格拉底極端鄙視他所繼承的詭辯論者。在近代也可找到不少這樣的例證。可是也有一些可喜的例子，某種新體系底創造者明白了了解他的意見是與他們的先輩的思想有聯繫的，而很謙虛地把自己稱爲這些先輩的學生，當其發現這些先輩見解中的缺點時，他們同時還明白指出這些見解對於他們自己思想的發展有多麼大的幫助。例如，斯賓諾莎對於笛卡兒就是如此。我可以說，現代科學底創造人總是對於他們的先輩表示敬意和愛戴，完全承認他們天才的偉大，以及他們學說的高尚品質（在這些學說中表現了現代科學創造者底觀點的胚胎），這是很光榮的事。」（見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第六頁至第七頁）

作者引用這段話沒有加半句評語，可見這就是他自己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作者真正步上了拒絕馬列主義所固有的哲學中的黨性原則，馬列主義經常與一切唯物主義底敵人進行激烈鬥爭的不調和性和熱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種鬥爭中馬列主義者總是給敵人以致命的批評。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是用布爾塞維克精神對唯物主義底敵人作鬥爭的模範。在這本書中列寧所寫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刺殺敵人的利劍，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天才正在於在幾乎半世紀的長時期中發展唯物主義，推進哲學中的這一基本方向，不停止在重複那些已

經解決了的認識論問題，而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他們表明了應當怎樣把這個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科學中去，把那些想「發現」哲學中「新」路線，發明「新」方向的企圖當作是空話、囁語和野心家的浮誇妄想而無情地掃除乾淨。」

列寧接着寫道：最後我們再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中所說的對個別哲學問題的意見，他永遠不變的基本理由就是堅持唯物主義，而恥笑那些模糊不清的觀點和糊塗觀念以及對唯心主義的讓步。馬克思所有關於哲學的意見，總是論述這兩個根本對立的方向，——從學院派的哲學觀點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缺點也正在於這種「狹隘性」和「片面性」。（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七五至二七六頁）

大家知道，列寧自己也是毫不憐惜敵人的。列寧總是把那些想抹煞和調和哲學派別之間的矛盾的企圖認作只是反動的學院派哲學家的詭計。既然如此，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怎麼能够在他所著的教科書中宣傳對哲學敵人的慈悲觀念，這種宣傳無疑是替學院派偽客觀主義效勞，而馬克思主義却是在與一切唯心主義派別代表作無情鬥爭中發生、生長和獲得勝利了的。（鼓掌）

亞歷山大洛夫同志還不僅以此為限，他把他的客觀主義的觀點一貫到底地貫串全書內容。所以，他在批評某個資產階級哲學家以前，總是「頌揚」他們的功績，向他們焚香頂禮。例如他提到傅里葉論人類發展四個階段的學說時寫道：

「傅里葉在社會哲學中的最大成就就是：關於人類發展的學說。按照傅里葉的意見，人類社會在其發展中經過四個階段：（一）上升的破壞階段；（二）上升的和諧階段；（三）下降的和諧階段；（四）下降的破壞階段。在最後這個階段中人類是處在衰老時期，此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會消滅。因為社會發展是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發展的最高階段到來的不可避免正如同一年四季不斷交替之不可避免一樣。傅里葉從這個原理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由自由集體勞動統治的社會所代替。固然，傅里葉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可是這種學說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見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歐哲學史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頁）

這裏連一點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影子都沒有。傅里葉底理論究竟比什麼是前進一步呢？如果說這種理論的局限性是在於它說人類發展有四個階段而第四個階段就是下降的破壞階段，結果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要消滅，如果這個理論的局限性是在這裏，那麼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對傅里葉的批評何在呢？是不是批評他的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而其實人類還有第五個死後階段呢？

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幾乎對所有一切舊哲學家都找到了機會說幾句恭維話。對於聲名越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也就恭維得越厲害。所有這一切就使得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成為（也許他自己不覺得）資產階級哲學歷史家底俘虜，這些歷史家底出發點首先是把每個哲學家看作是他的同行，然後才把他看作是敵人。這種觀點如果在我們